

笔随心动

# 扶贫攻坚的答卷

○涂国文

一道绚丽的彩虹，飞架在东西部之间，飞架在山与海之间。骀荡的春风，席卷着银色的浪花、五彩的云霞，裹挟着温暖的气流、汨汨的阳光，向着西部漫涌。

彩虹这头，是波澜壮阔的东海、惊涛怒卷的钱塘江、风正潮平的甬江、水光潋滟的西湖；彩虹那边，是地形崎岖的黔东南、流伏谷深的鄂北、山川险峻的巴蜀、冬日漫漫的白山黑水、风吹草低的天山南麓、高寒缺氧的“世界屋脊”。

彩虹桥上，行进着一支支队伍，他们是浙江挂职干部、技术专家、支教老师、扶贫医生、

网络电商、援建企业家……他们沉甸甸的行囊里，装满了组织的期待、亲人的叮咛，向着西部开拔，向着脱贫攻坚战的主战场挺进。

彩虹桥上，奔驰着一列列车队，车上满载着希望的火种和对口援建的物资。

山海协作、扶贫攻坚的烈火，在穷魔盘踞的荒原上熊熊燃烧。贫穷的荆棘丛，连同夜半的叹息声，在烈火中，一齐化为青烟。

火光映红了老人沟壑纵横的脸庞，点亮了孩子稚嫩的星眸，复苏了他们心头折翼的梦想。

一条条悬崖公路开凿出来了，一台台机器轰鸣起来了，一辆辆劳务合作的大巴启动了；“共享稻田”，一端连着宁波市市民的餐桌，一端连着海兰江畔农民的土地；“高原蜜”

残疾的翅膀被修复，小蜜蜂酿出了甜日子；“天空之镜”茶卡盐湖反射的万里之遥莫干山民宿的光芒，照亮了海西漆黑的蒙古包；高原新建的蔬菜大棚里，“奶油小生菜”正冒出江南的绿芽；柴达木盆地的“富民果”、“塞外江南”的“冰糖心”，沿着一条网路，流向全国各地；数千头湖羊移居塞外，加盟大耳羊家族；抖音号里涌

进百万粉丝，那是恩施的“花椒姐”在直播带货。

一条条洁白的哈达从藏民的碉房飘出，套上浙江援藏医生的颈脖；一支支奔放的新疆舞在操场上旋起，将浙江援疆教师团团围住。

“缺氧不能缺精神！”漫山遍野的格桑花在春风中摇曳，颂扬着“浙江精神”。

春风起于东海之滨、钱塘江畔，一支如椽巨笔，将共同富裕、共享发展成果的浓墨重彩，也涂抹在了浙江欠发达地区。丽水青田、松阳、庆元、龙泉、云和，衢州常山、柯城，嘉兴兴平湖……山海协作的神话，

同样在这些地方上演。“大搬快聚”，富民安居，“消薄”造血，“飞地抱团”，脱下被巍岩挂破的褴褛冬服，换上一身繁花似锦的春装。欠发达地区，在阳光中舒展开因长期缺血而僵硬的手脚，一齐将赤足从泥泞里拔出，齐集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赛道，开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马赛跑。

一个都不能少，一分都不能丢。浙江儿女，向时代交出了一份满分答卷。一条具有浙江特点的扶贫之路，一份全国脱贫攻坚的浙江样本！

百姓故事

# 继母也是妈

○安千夜

继母姓李，我叫她李姨。

母亲过世后，孤单的父亲一直在寻找晚年生活的另一半。为此，父亲托了许多人，先后相看了不下十几个老人，都不甚满意。最后，父亲去了一直不敢相信的婚介所。很巧，父亲在那里结识了李姨。

父亲说，和李姨的相识，是一份天缘。的确，李姨和母亲有许多相似之处：她们的年纪相当；名字和母亲只差了一个字；李姨和母亲一样都长得眉清目秀，笑起来露出一口在农村人中少见的整齐洁白的牙齿；李姨和母亲胃口都不大好，怕凉，吃个苹果也要在热水里焐焐。

去年秋天，父亲和李姨结了婚。结婚前，两家的子女在一起聚了一次。见到李姨头一眼，让我有了一种很亲近的感觉。李姨说，她不计较我们对她的称呼，只要两家人和和美美，她和父亲顺顺当当的，叫妈叫姨都一样。那天的聚会气氛很好。最后，是父亲亲自送李姨回家的。

父亲和李姨早已商量好，婚后，父亲搬去李姨那里住。父亲和李姨结婚那天找人择了日子，却刚好不是周末。父亲说，你们都忙，我一个人过去就行了。父亲再婚头天，我和妻给父亲包了饺子，算是临行前对父亲的祝福。那天深夜，父亲在房间里打着响亮的鼾声，我在另一间屋里流着幸福的眼泪。我对母亲的遗像悄悄说：“妈，明天，父亲就要去另一个家了，您和我们一起祝福他吧。”

那天我睡得很晚，凌晨3点还在床上辗转反侧。老年人再婚后的磨合，比年轻人要难许多，说实话，我还是为性格怪异的父亲捏了一把汗。转天一大早，我本想送父亲到楼下的。醒来后才发现，不知什么时候，父亲早已离开了。

父亲和李姨结婚后，还经常回我们这边来。父亲回来时，从不闲着：浇花，锄地，有时也把我们忘刷的碗给刷了。父亲说，这是李姨特意叮嘱过的。李姨说我们都有工作，难免会有累偷儿懒的时候，李姨让父亲有空就过来照看一下。

父亲偶尔去姐姐那里，姐姐问起父亲和李姨的关系。父亲说挺好的，每顿都给自己做新饭，剩饭她吃。姐听了，眼眶

就有些湿了。姐打电话给李姨。姐说：“李姨，以后有剩饭，您和我一起吃。”“谁吃都一样啊，我也是怕糟蹋了。”李姨在电话那头讪讪地说着，以后有剩饭照样自己吃。

有一次，父亲闹心慌，在诊所输液，李姨每天都守在那里。我去看父亲时，李姨问我吃饭了吗？我说吃了袋泡面。李姨说，家里中午吃的肉饼还有两个呢，你爸输完液咱一块儿回家，李姨给你热肉饼吃，大小伙子天天不好好吃饭，身体会顶不住的。我是母亲最小的孩子，一直撒泼没极不听话。母亲走后，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感觉不到前方的希望。李姨几句简单的话语，说得我心里暖融融的。结果，我那天在李姨那儿吃了好大一张肉饼，临走时，李姨还把另一张给我装在袋子里带了回来。

父亲和李姨结婚4个月时，母亲的三周年就要到了。李姨早早地催促父亲回老家：“三周年，把事儿帮孩子们料理一下，他们年轻，也不懂。”父亲提前一周多就回去了，我们却直到母亲周年头天才匆匆赶回去。那天夜里，给母亲烧纸时，火光映红了我的脸，姐姐跟母亲念叨着：“妈，我爸和李姨过得挺好的，您放心吧。”

烧完纸回来，快10点半了。姐问我父亲，给没给李姨打过电话。父亲说还是刚回老家那天打过一个，后来就没再打。姐说，再给李姨打一个吧，省得李姨不放心。父亲嘴里说着没事，却动手拨通了李姨的电话。李姨还没睡，一个人钩着手套呢。父亲放下电话后，奇怪地说，以前他和李姨9点就睡了，可今天这么晚了居然还没睡。我们都明白，李姨惦记着父亲，睡不着。父亲的確是该给李姨打个电话的。

一晃儿，父亲和李姨已经结婚一年多了，这些日子以来他们过得很好。每天早早上来，两人一起去遛弯儿，没事一起看看电视。前些天，父亲和李姨还去爬了次山。李姨说，爬山累是累点，和你爸往山顶上一站，还真痛快。

看着李姨那张笑盈盈的脸，我在心里说：“李姨，其实，从见到您的第一眼，我就把您当成妈了，和我亲妈一样亲！”



自然之美 郭建生 摄

当代生活

## 特殊的待遇

○余瀛

今天一早，父亲打来电话，叫我带上家里准备的东西，去医院看望我那出了车祸的舅舅。

刚上公交车，忽然一声亲切的声音传入我的耳膜：“大哥哥，来，我这里坐，我过两站马上就下车了。”我定睛一看，一位戴着红领巾的小女孩立即站起来，边说边走开了。

下公交车，一位60岁左右的老奶奶看了看我：“小兄弟，你要不要紧啊？要不，我扶你一程。”她边说边伸出了手，准备做出扶持我的模样。

“我，我没事啊，你看我。”

我舒展身子，做出很精神的样子。

老奶奶边看着我，很不放心地走开了。

我在公路上正望着医院方向，突然，一辆奥迪车向我驶来：“兄弟，你要去哪？让我送你一程吧！”一位陌生的金发美女示意我上她的车。

我顿时惊悚，心里嘀咕：“我们又不认识，你为什么要送我？”

我有些不知所措，终于战胜了矛盾的心坐上了这辆奥迪车。

到了医院门口，我示意下

车，金发美女停好车，她立即开门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帮我打开车门，并准备用双手扶我。

我立即摆摆手做出“我身体棒着呢”的姿势。

“你自己走，能行吗？”她边说边指着我手里拿着的东西。

“我，我，行的，这是我去看舅舅拿去给他用的！”我边说边做着左踢右转的活泼姿势。

“哦，你这是给别人，你，脚好好的！”

我还来不及回应，她已发动着轰轰的车，绝尘而去……

细枝末节

## 冬至圆

○余喜华

小时候，当我们掰指头数日子，盼望吃冬至圆时，爷爷就说：“冬至年年十一月。”

冬至，是二十四节气之一，是指每年的冬至日必定处在农历十一月里，这是民间经验的总结。

冬至节，与七月半节一样是祭祀的节日，又是庆祝丰收的节日。冬至时节，晚稻已经收割，冬季作物已经播种，一年的农事基本完成，忙碌的农人可以歇一歇，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了。

台州人过冬至节，并不限于冬至日这一天，一般在农历十一月开始过节，可早可晚。但过冬至节，必定要吃冬至圆，象征着农人一年农事全部结束，喜庆丰收，一家人团团圆圆。

过去贫穷的人家，没钱过冬至节，只能一拖再拖，于是民谚有云：冬至长节，过到除夕歌。这是无奈之举，让祖先在天上翘首期盼，这是子孙的不孝。因此，又有了另一句调侃的民谚：“子孙不还债（不孝、不听话的意思），冬至连除夜。”

冬至圆，家乡方言又叫“硬擂圆”或者“炒粉圆”，是糯米圆的一种。

硬擂圆，也有写成硬捩圆，它是糯米粉做的，无馅，不同于汤圆，也不同于有馅料的炊圆。硬擂圆的做法是，将糯米粉和水，使劲揉搓成团，再用手掌搓成长圆条

岁月如歌

# 和心理专家做朋友

○王珍

和神交已久的阿雅相见，比所有的想象和传说更美丽。虽然相识从少年到白头而从没见过，但一直就像老朋友一样。但凡有亲友问我，有没有好的心理医生介绍一个，我一定推介她。

当然，我不是信口开河瞎敷衍的，而是这么些年，她时有替我指点迷津，解开愁结。从电话、QQ到微信，我蹭咨询无数次。我知道，心理咨询师是以时薪计费的，但她都从来没有跟我算过账。我时有惶恐在心头，虽然她从来都大度而真诚地安慰我：“你没有麻烦过我，我也没替你做过什么。”在没有找到更好的回报方法之前，我只能用纯粹的友情做抵押，千万次感恩友情的无量功德。

心理咨询师其实是心灵的摆渡人。他们不像外科医生，能够运用高超的医术，有点

起刀落、手到病除。他们和出租车司机也不同，可以把客人直接送达目的地。他们面对的是沉溺、挣扎于苦海中的心灵，离彼岸有多远，普通人都无法精准测算。

每一条心灵的小舟都需要摆渡者配合默契奋力划桨，心理咨询师就是摆正航向的舵手。就像我在上学的时候，常常会碰到一些题目不懂，总是翻破课本加苦思冥想，却百思不得其解。但经老师或者同学稍微一点拨，问题立马迎刃而解。有时，路径不对，费心费力时间地翻山越岭，反而离目的地越来越远。

记得有一段时间，我在博客上碰到一个骚扰客，因为对一篇文章的观点不同，一言不合之后，引发了各种挖苦、指责，离间我和其他文友的和睦，愈演愈烈至人身攻击。我一直以为心理医生都是苦口婆心的碎碎念，但我发现阿雅常常像个旁观者，不动声色地听你絮叨，偶尔插一句

崩溃的趋势，连写博客的心思都没了。

阿雅知道了，淡淡地说，你该怎么写文章还怎么写，不必受其左右。那些点评留言，你可以静观、不回应。时间稍长，就像重拳狠击棉花团，觉得无趣，自然不会再关注你。

我听后，立刻想起寒山拾得：“世间有人谤我、欺我、辱我、笑我、轻我、贱我，如何处之乎？”拾得笑曰：“只要忍他、让他、避他、由他、耐他、敬他，不要理他，再过几年，你且看他。”真的，我一直欣赏这充满哲理禅机的一问一答，但事情发生在我自己身上，我反倒忘记这个道理了。幸亏阿雅的及时点拨，才没让事情走向恶化。

老是听去咨询过她的朋友说，她长得看上去很舒服，她说话听着很舒服，反正各种舒服。这种舒服，应该就是心灵得到抚慰后的感受吧？其中一定蕴含着强大的力量，那是一种春雨润物细无声的渗透力量。

我的心中不免常常有美

慕嫉妒和立马跑去见她的冲动：明明是我的朋友，最终他们倒彼此欣赏，我却从来就没见过这位朋友！若不是因为她是在浙大医学院精神卫生中心（杭州市七医院）这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工作，我早就跑去找她了；若不是近来老爸的睡眠不太好而陪去看病，我可能还得和她继续神交下去。

终于，见到了娇小若小精灵般的阿雅。虽然只是见了半面，因为彼此都戴着口罩，但我还是从她温柔的眼睛里看到口罩遮不住的笑靥。那是像影视演员海清一样富有感染力的笑容，驱散了我所有的郁闷。

去市七医院看病的感觉真的很好，医生都这么温柔，我都已经恋上了这个地方。先生一语中的：“那完全是因为你碰到了善解人意的阿雅！”